



华山问天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傅建林

清晨的微光刚漫过潼关古城的雉堞，我便跨上单车，沿渭河堤顶路向西疾驰。这条由政府依渭河两岸垒土筑堤、拓路而成的通道，横切关中平原东西，既解了渭河千年溃堤之患，又因禁行大货车、分设车行道与骑行道，成了骑行者的天堂。堤外，一望无际的田野铺展至天际，新绿与金黄交织，偶有村落隐于柳烟深处，随车轮转动徐徐铺成一幅流动的关中画卷。

我的目光总不自觉飘向左前方。那里，秦岭山脉如青黛横亘，在初升红日的映照下，一脉山峰裸岩处泛着冷冽的银辉，像被天地淬火的锋芒。那便是华山，五岳之中海拔最高的西岳，藏在我心底的神山。忽然忆起少时课堂，老师讲《孔雀东南飞》，问同学们：“孔雀原本住在哪里？”同学们面面相觑。老师笑着作答：“西北有高楼，上与浮云齐。此等灵禽，当栖西北高楼。”

渐行渐近，华山的轮廓愈发清晰，五座山峰如被天工雕琢的花瓣，错落舒展，直指苍穹，宛若一朵盛开在秦岭之巅的莲花。山风掠过，吹散晨雾，裸岩的肌理在阳光下明暗交错，花岗岩的坚硬与莲花的柔韵在此奇妙相融。百炼钢化绕指柔，大抵便是这般模样。我忽然怔住，想起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中的字句：“其下平旷，有泉侧出，而记游者甚众；所谓前洞也。由山以上五六里，有穴窈然，入之甚寒，问其深，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，谓之后洞。余与四人拥火以入，入之愈深，其进愈难，而其见愈奇……有碑仆道，其文漫灭，独其为文犹可识曰‘花山’。今言‘华’如‘花’实之‘华’者，盖音谬也。”古语“花”“华”相通，想来华山本名“花山”，便是因这莲花般的山势而得名，只是岁月流转，音义渐讹，反倒成就了今日“华山”之名的雄浑。

正在恍惚之中，一声惊呼，“糟了！”有人在叫。我一看前方，堤坝路封闭，正在演习。手里拿着小红旗的士兵对大家说：“大家可绕道，下堤坝路，走机耕道。”于是我和同伴只好推车下道，在麦田中推车前行。脚下是收割后的麦茬，浅褐色的秸秆与黄土浑然一体，分不清是土地滋养了庄稼，还是庄稼染黄了土地。这片厚重的黄土地，曾埋葬过无数枯骨，亦滋养了代代关中儿女，它沉默无言，却藏着比华山更古老的答案。

好不容易绕出演习区，重登堤顶路时，华山已近在眼前。路旁一个水果摊拦住了去路，卖桃的大嫂得知我们从川渝骑行而来，执意塞来几个刚摘的水蜜桃，桃尖泛着胭脂红，咬一口，清甜的汁水漫过舌尖，竟是我此生吃过最甜的桃。关中百姓的淳朴，如这蜜桃般纯粹，也如这黄土地般厚重。望着眼前的华山与脚下的土地，我想：那些曾在关中称帝的帝王，又怎能放过这庄严雄奇、兼具刚柔的神山？

秦始皇一统八荒后，便在华山西峰建秦皇观，将华山奉为神权与皇权的象征；汉武帝则在黄埔山谷建“集灵宫”，封华山神为“金天王”……他们焚香祭拜，无非是想借神山之力巩固皇权，却不知真正的江山根基，从不在九天之上，而在脚下的土地与百姓心中。《左传》有载：重耳流亡卫国，饥肠辘辘时向田间农夫乞食，农夫递来一土块，嘲讽他“食土”。重耳怒而欲鞭之，大臣狐偃急忙劝阻：“土者，土地也，君受土，乃上天赐你江山之兆！”重耳顿悟，跪拜受土，将其珍藏。后来他返晋登基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。帝王们劳民伤财登山“问天”，渴求江山永固，却不如俯身问一问脚下这片黄土地，问一问土地上的黎民百姓。

遥想武则天封禅嵩山时，曾以“大周万国颂德天枢”之尊，铸金简一枚，上刻祈愿文，祈求“三宫九府”免除罪责、赐福长生，那枚金简如今藏于河南博物院，成了镇院之宝。我不禁猜想，当她途经华山，见此山直插云霄、宛若莲花，会不会也曾偷偷遣人登顶，投下一枚金简，向老天借五百年光阴？可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帝王的执念终成尘土，唯有华山依旧，黄土地依旧，百姓的烟火依旧。

夕阳西下，我驻足堤顶，望着华山在暮色中渐成黛色，五峰如莲，依旧直指苍穹。我曾执着于登顶华山，遍游五峰，未竟便心生憾恨，如今才懂，不完美亦是人生常态，接受缺陷，方能与天地和解。帝王问天，求的是皇权永固；我今望华，问的是人心归处。华山无言，黄土地无声，可那风过麦田的声响，那百姓淳朴的笑容，那千年流转的故事，早已给出了答案。所谓“问天”，终究是问自己，问天地人心的正道。

山水乡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谭鑫

幼年读《三国演义》，魏蜀吴三国英雄还未登场入眼，封面上那一首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便已暗留心，我是在长江和乌江边上长大的人，诗人杨慎自然在我心中挂名。今年春日读诗，无意间发现这个从小仰慕的明代诗人，竟然有对我家乡的落笔，他在《夏松泉太守寿诗》里写道：“赤乌归来鬓未星，紫垣光燄照涪陵。山中宰相无尘事，河上仙翁有道经。春色又惊梅蕊白，薰风几换荔枝青。停云问月多篇咏，何日沧浪一共听。”一字一句地读完，涪陵这个“北纬30°花园城市”便如烙印刻在心上，故乡和我，仿佛都有种得到史书上的偶像隔空回应的幸福感。

仔细想来，参加工作以后，我也有多年未留意家乡的春夏风光，索性便趁一个周末，驱车上山看水。

涪陵大木镇，坐落在武陵山脉，生活在山里的人，无一日不见山，无一日山不见人，山山相连，树树相依，如影随形，苍翠盈人。在城市喧嚣中暂离，转身沿乌江上溯，一路上山也青，水也碧，新绿招摇，攀上两边到处可见的高耸岩石和陡峭石壁。越往高处，人烟渐稀，白鸟随人，结队飞过，乌江画廊变得空灵生动，走在其间，人也宛如成了画中人。

乘车盘山而上，曲曲折折，十里八乡九个弯。汽车疾驰一会儿，缓行一会儿。疾驰之中，对我而言有种因鸟出山般的徜徉感，又带着近家的心切；缓行之时，我便安慰自己：“这便是在过弯了，每过一个弯，离家便又近

了一些。”倘逢雨季或晨昏时分，按捺着激动往窗外望，眼前风景大有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”的气势。我那远处的家，便住在某片白云里。

半小时后，到达土井村，来不及看看周围地势，便率先听见了水声。一道潺潺声不急不躁，像一阵迎客进门的轻声喧哗。走近一看，一汪清溪正从石缝间淌出，山石截流将其分成两小段，一段湍急奔流，一段瀑布平铺。当地也有一群人围在岸边拍照，朋友笑着指石碑上的刻字：相思潭，我问乡人这水有什么寓意，她笑着说：“你猜海拔多少？520米！夏天还可以漂流呢，你们不也是专门来打卡的吗？”我没有急着答复，只是掏出手机看了眼海拔，这个巧合让我有些错愕。仿佛在说，感情无需强调热烈，细水长流更见真章。

继续往上走，一些青绿便迫不及待地进入眼帘，有风吹过，牵连着路边不知名的花草，幽幽香气在空气中蒸腾起来，又飘散开，往葱郁幽深的山林指引而去。到了迎新社区，见有人拎着矿泉水桶往林子里走，我们跟了上去，拐过一片松树林，看见了相思泉。

此处的泉水，原是自山壁的石缝里渗出来，滴滴答答落入一个天然水洼。一位大叔正弓着腰接水，身后已排了五六个桶。“我每周都会来提两桶回去，泡茶安逸得很。”我没忍住伸手接了一捧，入口果然凉中带甜。更神奇的是，这里海拔刚好999米，寓意“长长久久”。目光穿过泉眼旁忙碌的人群，我的思绪有些牵动，有山的地方固然可靠厚重，但有饮水滋润更具秀人气，无论从生态平衡和地区发展而言，都确实有恒远的考量。

继续向山而行，我们来到宣武村，车

开到半山公路，在一片开阔的平台上，一棵古朴挺拔的槐树，昂扬地立在那里。不知是否因为此处海拔刚好1314米的缘故，这棵树被唤作“相思树”。树冠撑开宛如一把大伞，树干粗得两人抱不过来，枝条上挂满了红布条和许愿牌，风吹过如发丝飘动，想必是有人把念想留在了这里。

说是许愿，但当我走近细看几块，其实更像是一种祝福和期待：“爸妈身体健康”“考研上岸”“岁月静好，世界和平”。字迹并不统一，每一笔却都用力。一个当地小伙坐在树下石头上歇脚，我和他攀谈起来。我问他是否因为槐树谐音“怀”，指代思念，加上1314米有一生一世的寓意，才让它成了神奇的化身。他没能给我想要的答案，说只知道这树确实有些年头，他爷爷小时候就曾在这一亩割草放牛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，我忽然察觉，大木这个名字本身便是一种展望，是对树亦是对人。

说起我们此行上山的逐水之旅，他突然推荐说：“你们到过雨台村的地心之眼吗？绝对值得一去。”

地心之眼并非真在地心处，从空中俯瞰，就是一个心形的水潭。面积不大，但潭水碧绿，正好是爱心的形状，好似给山谷嵌了一颗宝石。视角平视，水可见底，一半幽深，一半清浅。深深浅浅的绿相叠加，像一只大地睁开的眼。我蹲下来看了很久。水面上映着天上的云，一动一静，衬得时间缓慢清澈。

闲谈中，聊起去年春天，朋友曾邀请我到

大木镇旅居了一段

时间。大木镇有个杨家湾水库，湖水清澈平静，四周青山环抱，翡翠如玉。晴朗天气，当地人通常爱在晚间饭后来到此地散步，我也是常客一名，不过我喜欢骑自行车，在人潮散去后来到这里，独步无语，对影成双。我由岸堤上骑行，却常因湖面的清白薄雾而驻足留神，它飘忽变幻，无常势亦无常形，宛若缥缈梦境。在雾气的掩映中，偶有水鸭悄悄探出头，像童话中的配角不慎闯入世间，几次吐舌摆头，又很快钻回水里，留下神秘流传，而那搅起的层层波纹，不免让我心思沉沦，某个瞬间，它多像那向往城市又留恋故乡的我呀，一如五柳先生笔下的《归田园居》：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……”

回程路上我在想，这些地方海拔不同，名字不同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它们都是自然长成那个样子的。人只把自己的感情投射上去，让山有形水有影有名，自然有了意义。但回头一想，也许山水本来就带着许多道理，无非借人的嘴说出而已。

如同我们的人生，也是在给自己的历程赋予某些意义。



风景如画的大木镇



西岳华山东峰下棋亭风光
新华社发